

*Le
Temps
Est
Assassin*

Michel Bussi

时 间 杀 手

[法] 米歇尔·普西——著 陈睿 冯蕾——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

时间杀手

le temps est assassin

Michel Bussi

「法」米歇尔·普西
陈睿 冯蕾 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杀手 / (法) 米歇尔·普西 (Michel Bussi) 著;
陈睿, 冯蕾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404-8641-9

I. ①时… II. ①米… ②陈… ③冯… III. ①推理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8569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8-037

Le temps est assassin by Michel Bussi

© Michel Bussi et Presses de la Cité, un département de Place des Editeurs, 2016.
Extraits de *Mala vida* (pages 9 et 10), Jose-Manuel Chao, PATCHANKA, BMG RIGHTS MANAGEMENT (France), 1988.

Dialogues extraits du film *Le Grand bleu* réalisé par Luc Besson (page 369) ©1988, Gaumont. Remerciements à M. Luc Besson et Gaumon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SHIJIAN SHASHOU

时间杀手

著 者: [法] 米歇尔·普西

译 者: 陈 睿 冯 蕾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 马冬冬 文雅茜

特约编辑: 尚佳杰

版权支持: 辛 艳

营销支持: 文刀刀 张锦涵 傅婷婷

版式设计: 潘雪琴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销: 新华书店

本: 880mm × 1270mm 1/32

数: 398 千字

张: 14.5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号: ISBN 978-7-5404-8641-9

价: 4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录

Contents

引子

001

她很瘦小，体重不足四十公斤。从撞裂的车窗中爬出来，像是完全感觉不到那些被碎玻璃划破的胳膊、腿和裙子。她出于本能地爬着，富埃果旁不远处的石头上留下斑斑红色的血迹。

Chapter 1

雷威拉塔

009

是之前的每一年，悲剧发生前的每一个夏天，即使她只有些模糊不清的回忆，即使只给她留下了那些童年的假期，她仍然确定她爱这个岛，爱这里的风景，这里的芳香气味，但这些状态却让她失望了。

Chapter 2

圣罗斯日

237

我只知道我很快乐，我身边的人一个都不少，所有人都在，就好像五十年来什么都没有变，好像没有谁死了，好像最终，当时间流逝，会证明它的无辜，也许我们错怪了它，将它当成了凶手……

Chapter 3

永远年轻

451

克洛蒂尔德微笑着，看着纳达尔迷失在自己的梦境中，任自己被一种忧郁的温柔抚慰着，瓦伦蒂娜继续埋头在她的数字里，玛利亚·琪加拉向刚刚喂完海豚宝宝的英俊的马迪奥眨了眨眼睛。

Sempre giovane. 永远年轻。

引子

她很瘦小，体重不足四十公斤。从撞裂的车窗中爬出来，像是完全感觉不到那些被碎玻璃划破的胳膊、腿和裙子。她出于本能地爬着，富埃果旁不远处的石头上留下斑斑红色的血迹。

阿卡努农庄，1989年8月23日

“克洛？克洛？”

你带给我糟糕的生活

“克洛？”

克洛蒂尔德慢吞吞地把耳机从耳朵上撸下来。真烦人。曼吕·乔的歌声伴着黑手乐队的小号声在寂静而滚热的石墙上噼啪作响，却仅仅比酒店墙外蟋蟀的叫声大了那么一点儿。

“干吗？”

“我们该走了……”

克洛蒂尔德叹了口气，却待在长木椅上没动。即使那块裂成两瓣的木桩子硌着她的屁股，她也无所谓。她很喜欢这种毫无拘束的姿势，带着点儿挑衅。双脚随音乐打着拍子，后背隔着帆布裙在石子墙上跟着蹭，椅子上的树皮和木刺也在大腿下面划来划去的。腿上放着本子，指尖夹着笔，蜷坐着。心不在焉。无拘无束。跟家里那种生硬的、科西嘉式的、条条框框的风格完全不搭。她又加大了音量。

我的心被吞掉了

这些歌手才是她心中的神呢！克洛蒂尔德闭上眼睛，张开嘴巴，她宁愿付出所有，能在三年间长高三十厘米，增大三个罩杯，能让自己站到黑手乐队演唱会第一排享受这朝圣之旅。舞台上狂热的吉他手近在咫尺，丰满的胸部在被汗湿透了的黑色T恤下不停晃动。

她睁开眼睛，尼古拉斯还站在她面前，一脸的不耐烦。

“克洛，所有人都在等你。爸爸他会不……”

尼古拉斯十八岁，比她大三岁。不久以后，哥哥将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工会的负责人，又或者是 GIGN（法国宪兵特勤队）中的一员，负责与持枪抢劫银行的劫匪进行谈判，然后一个一个地解救人质。尼古拉斯很喜欢玩铁砧。喜欢被打倒在地上，被揍，挨打，这些都让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强壮、更理智、更可靠。毋庸置疑，这些都会为他一生所用。

克洛蒂尔德转过头，看到了雷威拉塔角的双胞胎月亮，一个掉在水里，一个挂在昏暗的空中；感觉就像是被半岛上的灯塔搜捕着的两个离家出走的人，一个瑟瑟发抖，另一个惊慌失措。她犹豫了，不知道要不要再闭上眼睛。想要瞬间切换到另一个世界，其实很简单。

两眼一睁一闭就好。

一，二，三……拉开大幕！

哦不，她得睁着眼睛，抓紧这最后的几分钟，赶在她的美梦飞走前，记录到放在腿上的本子里，刻在那些空白页面上。十万火急。必须的。

我的梦从身旁流逝，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能认出奥赛吕西亚海滩的岩石、沙子，还有海湾的形状，它们一直没有变过。我却不是，我已经变老了。我变成了一个老太太！

这用了多长时间？两分钟？两分钟够克洛蒂尔德再写十几行，或者是 *Rock Island Line* 《岩石岛铁路线》这首歌的时长。黑手乐队的歌都很短。

爸爸觉得这是一种挑衅。但并不是，至少这次不是。他抓住了她的手臂。

克洛蒂尔德觉得她的耳机被拽飞了，右边的耳塞似乎挂在一绺喷过发胶的黑头发上。笔掉到了地上。本子滑到了长木椅上，她都没来得及把它塞进包里，或者至少藏一下也好。

“爸爸，你弄疼我了，我去……”

爸爸停下了手，沉寂，冷淡，平静，一如既往……好像是一块极地浮冰搁浅在了地中海。

“你给我快点儿，克洛蒂尔德。马上就出发去普雷祖娜了。所有人都在等你。”

爸爸满是汗毛的手紧紧箍着她的手腕，就这么把她拖了起来。光着的大腿擦过长木椅边，火辣辣的一阵疼。这时候只能指望丽萨贝塔奶奶能帮她把本子捡起来，和其他乱七八糟散落在地的东西归置在一起，千万别打开看。明天一并交还给她就好。她对奶奶有信心。

也只有她能相信……

爸爸拽着她走了几米，然后把她推到前面，像是松开一个刚刚学会自己走路的孩子，自己站在她身后几步，双臂抱胸。在农庄的院子里，整个家族的人围在一张大桌边愣愣地看着她，空空的酒瓶，凋零的黄玫瑰花束。卡萨努爷爷，丽萨贝塔奶奶，一大家子人……就好像是在科西嘉展馆展出的格雷万蜡像馆里的附属展品，一群不知名的拿破仑表亲。

克洛蒂尔德强忍住要爆发出的笑声。

爸爸从不会对她动手，但是毕竟还有五天的假期。如果她不想让她的随身听、耳机和那些磁带被远远丢到雷威拉塔角附近的海里；如果她还想要她的本子；如果她还想再见到纳塔勒，甚至是欧浩梵、伊德利勒及它们的海豚宝宝；如果她还想要有足够的自由去偷窥尼古拉斯和玛利亚·琪加拉那伙人……那她就不能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儿，不能太放肆。

克洛蒂尔德很明白这点。她一点儿也没拖沓地朝着雷诺富埃果小跑过去。计划有变，出发去普雷祖娜咯？OK，她会乖乖地跟着爸爸、妈妈和尼古拉斯去那个科西嘉岛密林中的遥远的小教堂，听这场复调合唱音乐会的。贡献出自己的一个晚上，还好啦。但也抛下了点儿自尊，这倒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她看到卡萨努爷爷站了起来，注视着爸爸，爸爸跟他打了个手势表示没事儿。爷爷的目光让她觉得害怕。总之，是比平时更要怕些。

雷诺富埃果在下面停着，停在通往雷威拉塔的路上。妈妈和尼古拉斯已经坐在车里了。尼古拉斯往里挤了挤好给她在后排的座椅上留出个地方，同时还给了她会心的一笑。是啊，去听这个密林深处的小教堂的

音乐会，对他来说也是迫于无奈，他讨厌去那里，讨厌听那音乐会。

他比她更讨厌这事儿。不过很明显尼古拉斯厉害多了，他一点儿也没表露出来。不久之后，等他拿到了铁砧证书，他说不定会成为共和国总统，像密特朗一样，七年来闷头苦学毫无怨言，为的是最终被重新选举成为总统……只要兴趣所在，再来七年也一样。

爸爸开得飞快。自从他买了这辆红色的富埃果，经常会开得很快。当他觉得很恼火的时候，也会开得很快。无声的怒火在蔓延。当他开得太快的时候，妈妈时不时地把手放在他的膝上、手指上。他是唯一一个想去听这讨厌的音乐会的人。忘恩负义的孩子，妻子还护着他们，被遗忘的岛根儿，他们的文化，他们受人尊敬的姓氏，他的宽容，他的耐心，都乱哄哄地充斥在他的脑子里。“就这一次”，“就一个晚上，对你们的要求也不高啊，真见鬼”！

转弯一个接着一个。克洛蒂尔德重新把耳机塞到了耳朵里。她一直都有点儿怕科西嘉岛的公路，甚至是白天，特别是白天，当他们与一辆车，一辆野营房车交错而过的时候；简直太疯狂了，这岛上可到处都是峭壁。她在想爸爸开这么快是想发泄一下他的怒火。或许这样就不会迟到，又或许这样就可以坐到那掩映在栗树下的小教堂的第一排位置了。可是如果是与一只山羊、一只野猪或其他任何的自由自在生活的小动物碰上，那就全完了……

一个小动物也没有。至少，克洛蒂尔德一个也没见到。而且即使这只是警察考虑到发生事故的其中一个可能性，也从来没有人发现哪怕一丁点儿它们的踪影。

过了雷威拉塔半岛，在一条又长又直的路的末端紧接着一个急转弯。这是一个悬于二十米高的峡谷之上的急弯。这里有块崩塌的巨石叫佩特拉·科达。

在白天，这里的景色极为壮观。

他们的雷诺富埃果与木栅栏迎面猛烈地撞到了一起。

隔离开悬崖上这条路的三块板子尽了它们所能尽的职责，在猛烈的

撞击下变得扭曲不堪；富埃果的两个车灯都爆开了，保险杠也被撞瘪了。

这一切发生在车减速之前。

板子们无力再阻挡了。车子继续直直地向前飞冲出去，就像是动画片里面，主角冲到空中，失去动力停下来时，猛然看到自己双脚悬空，惊骇瞬间袭来……随后像块石头一样掉了下去。

克洛蒂尔德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一切。雷诺富埃果腾空离开了地面，脚下真实的世界渐渐消失于眼前。可这不应该啊，这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真实发生的事儿，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发生在她身上。

这是在突发状况扑面而来前，她有过的那么一瞬间的思索。雷诺富埃果先撞到了岩石上，断裂、掉落，接着又被弹起翻滚了两次。

爸爸的胸部和头部在车垂直撞击到大石块时，被方向盘狠狠撕裂了。妈妈在车第二次翻滚着撞到岩石上的时候被甩出车门，头被砸碎了。第三次翻滚把车顶都掀掉了，好像一个张着的大铁嘴巴。

最后一次撞击后。

富埃果停了下来，摇摇晃晃地悬在那里，十米以下是平静的大海。

一片寂静。

尼古拉斯在她旁边，挺得直直的，被安全带绑着。

他再也当不上共和国总统了，甚至也不能成为一个烂公司的代表。就这样离开了。铁砧，他曾说过。你别想了。你现在就是一个被妖怪大嘴咬住的鸡蛋，小麻雀。他的身体完全被支离破碎的车顶弄毁了。

他的双眼闭上了。永永远远地闭上了。

一，二，三，换幕！

奇怪的是，克洛蒂尔德的身上哪儿都不疼。之后警察解释说三次翻滚造成了三次严重的撞击，每一次撞击都导致车上一名乘客身亡。就好像一个杀手带了一支只装有三发子弹的枪。

她很瘦小，体重不足四十公斤。从撞裂的车窗中爬出来，像是完全感觉不到那些被碎玻璃划破的胳膊、腿和裙子。她出于本能地爬着，富

埃果旁不远处的石头上留下斑斑红色的血迹。

她在不远处坐下来，盯着从那堆废铁皮下流出的、与汽油混合在一起的血液和脑浆。二十多分钟后，警察、消防员和其他十几个救援人员在那里发现了她。

克洛蒂尔德的一只手腕和三根肋骨断了，一边的膝盖扭伤……其他都没事儿。

简直就是个奇迹。

“您没什么大碍。”救护车蓝色旋转灯的光晕中一位老医生弯腰看了看她后确定地说道。

没什么大碍。

千真万确。

真没什么大碍。

那一刻，就剩她自己了。

爸爸、妈妈和尼古拉斯的遗体被白色的大塑料袋包裹起来。那些人抬着他们，低头走在红色的岩石上，像是还在寻找其他散落在四处的残骸。

“要好好活下去，小姐。”一个年轻的警察一边对她说，一边将获救人员用的银色盖毯披在她背上。要为他们而活。要记住他们。

她像看一个傻瓜一样看着他，像神父在谈论天堂一样傻。但是他说得对。就算是那些最糟糕的回忆也会渐渐被遗忘的，何况我们还在不断增添另外的回忆，很多很多。就算是那些最糟糕的回忆，令人心碎的、令人头疼欲裂的、最最最深刻的回忆。是的，特别是那些最深刻的回忆。

因为这些，其他的都已不重要了。

二十七年后

Chapter 1

雷威拉塔

是之前的每一年，悲剧发生前的每一个夏天，即使她只有些模糊不清的回忆，即使只给她留下了那些童年的假期，她仍然确定她爱这个岛，爱这里的风景，这里的芳香气味，但这些状态却让她失望了。

1

2016年8月12日

“就是这里。”

克洛蒂尔德把一小束紫色的百里香摆放在了铁栅栏旁。这些百里香长在佩特拉·科达岩石间的金雀花丛中，是在到达这里前拐的几个小弯那里，她让弗兰克把车停下来去采的花，足够给三个人的。

弗兰克也采了一些，但眼睛一直看着路上。他们的帕萨特就停在路边，开着警示双闪灯。

瓦伦蒂娜在后面弯着腰，很明显地做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就像要她弯下她一米七的身子要付出多大努力似的。

他们三个站在那儿，面对着一个二十米宽的大崖口。礁石缝隙间翻滚的海水不知疲倦地冲刷着红色的岩石，梳理着石缝里棕色的细小藻类，好似布满皱纹的皮肤上的老人斑。

克洛蒂尔德转向她的女儿。十五岁的瓦伦蒂娜，已经比妈妈高出十五厘米。她身穿一条膝盖上破了洞的牛仔裤和一件纸牌屋T恤。这身打扮真不太适合进入墓地，献上一束花，静默一分钟。

克洛蒂尔德顾不上这些了。她声音温柔地说：“就是这里了，瓦伦蒂娜。你的外公外婆和尼古拉斯舅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那次车祸中去世的。”

瓦伦蒂娜望向了更远更高的地方，注视着一辆水上摩托艇在雷威拉塔海域附近的海浪中不断起伏跳跃。弗兰克倚着栏杆，专注地看着峡谷和帕萨特闪着的信号灯。

时间仿佛被拉长了，像炎热一样让人萎靡不振。太阳把时间慢慢地一秒一秒地嘀嗒过去。一辆汽车在热浪中从他们身边掠过，赤裸着上半身的司机转头惊讶地望着他们。

自从1989年夏天之后，克洛蒂尔德一直没回来过。

尽管她已不止千百回地想到过这个地方，想过事故发生的那一刻，也想过这一刻她该要说些什么，她该想些什么，但真到了这里，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回忆突然一股脑儿地向她涌来，像是朝圣的人群。向过世的家人致哀。与现在的家人分享。

而他俩却对此无动于衷。

克洛蒂尔德之前还想着这次可以跟弗兰克和瓦伦蒂娜一起交流一下情感，谈一些敏感的问题。三个人一起，亲密地在一起。但他俩感觉上就像是帕萨特爆胎了，他们在心烦意乱地等待着拖车来抢修，两人被困在栏杆那里，又热得难受。一下低头看看手表，一下又抬头看看天空，不管看哪儿就是不看这片有着血一样颜色的火山岩石。

克洛蒂尔德在她女儿身边坐下。

“你的外公叫保罗，外婆叫帕尔玛。”

“我知道，妈妈……”

谢谢，瓦伦蒂娜！很好！

女儿仅是拖长了声音说“我知道”，是为了让这个回答与平日里回应妈妈那些唠叨的时候有所区别。

收好你的衣服。关掉你的手机。抬一下屁股。

她习惯性地做了点儿小小的妥协……

知道了，妈妈……

OK，瓦伦，克洛蒂尔德想。OK，这确实不是假期里最有意思的时候。OK，跟你们提的这个事故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儿了。但见鬼的，瓦伦，我等了十五年才带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等你长大，可以明白这件事，为了你之前的生活不会被它给弄糟。

水上摩托艇消失了。可能被浪打翻落水了。

“我们走吧？”瓦伦蒂娜问道。

这次连以往的一丁点儿的努力都不做了，甚至都不用假装出来的忧伤神情来遮掩一下自己的无聊烦闷。

“不行！”

克洛蒂尔德提高了声音。弗兰克第一次把目光从他的帕萨特上移开，就像不得不离开不断向他抛媚眼的姑娘似的。

不行！克洛蒂尔德在脑子里又重复了一次。女儿啊，妈妈十五年里独自承受打击，像个扫雷员一样。二十年来，我亲爱的弗兰克，我当你是最酷的伴侣，从不抱怨，从来都带着甜甜的笑容，疯疯癫癫不惜用自虐的方式逗你开心。每天收拾整理家里的琐碎，保证这个家的正常运作。一路上还给你们哼歌，使旅途显得没那么漫长。可我要求什么回报了吗？仅仅是十五分钟！你们十五天假期中的十五分钟！你十五年人生中的十五分钟，我的女儿！我们相爱二十年中的十五分钟，我亲爱的！

与其他的相对而言，这十五分钟，这一刻钟的时间是对我那在此被摧毁的童年的同情，它就被毁在这些毫无情感的岩石上。它们早就忘了发生在这里的一幕，继续在此千年万年。十五分钟对于漫长的一生，难道要求得很多吗？

但他们只愿意给她十分钟。

“我们走吧，爸爸？”瓦伦又坚持说道。

弗兰克点点头，年轻的女孩儿顺着围栏边走向了帕萨特，人字拖在柏油路上啪啪作响，双眼搜寻着路上的每一处角角落落，一直望向最高的第三个折弯处，好像在这片砂石中寻找自己的人生痕迹。

弗兰克转向克洛蒂尔德，用他一贯理智的口气说道：“克洛，我明白，但我们也要理解瓦伦。她不认识你的父母，我也不认识他们。二十七年前，他们就去世了。我们相识的时候，他们也走了差不多十年了；瓦伦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世十几年了。对她而言，他们……（他犹豫了一下，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他们……没出现过在她的生命里。”

克洛蒂尔德没回答。